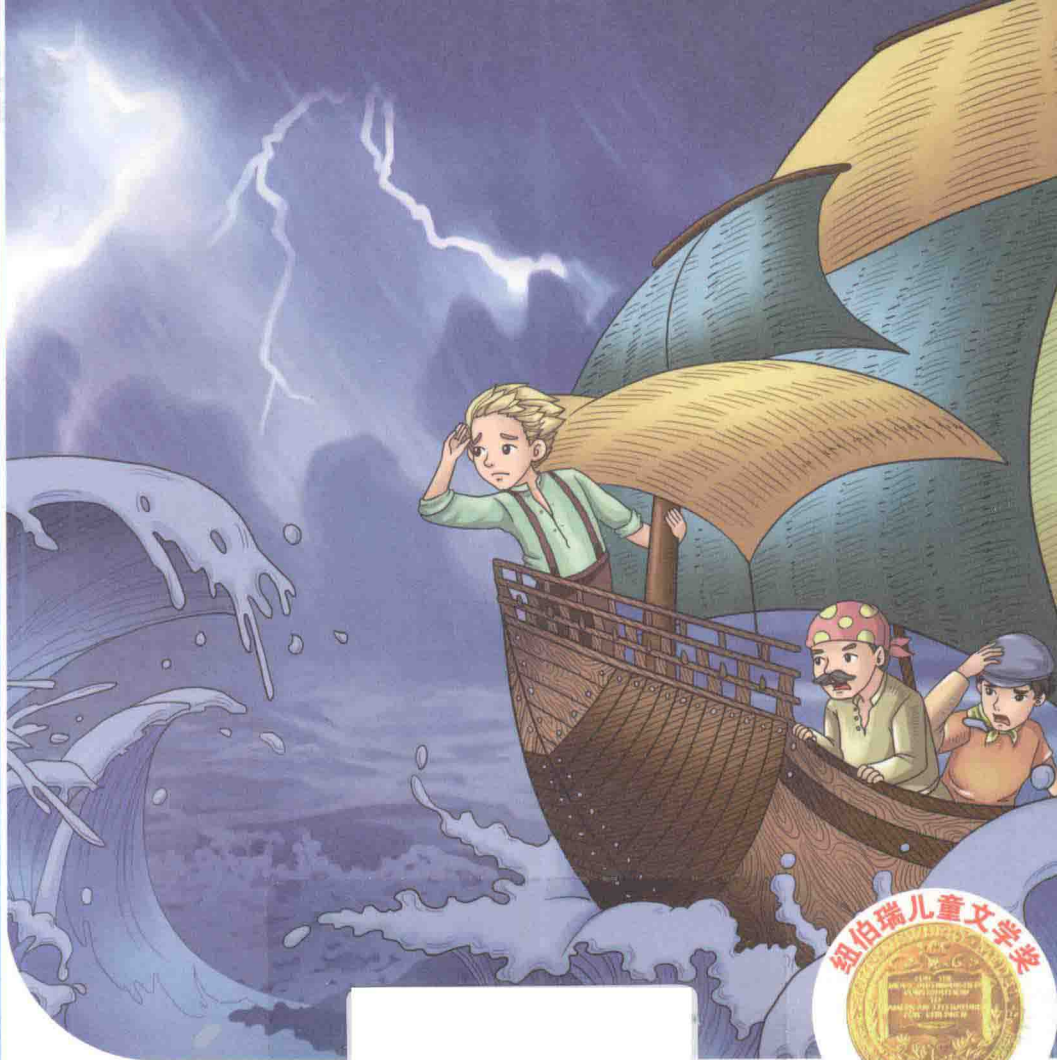


国际大奖绘本馆

「美」哈维斯◎著 杜瀚宇◎译



黑色护卫舰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

一场神秘惊悚的航海之旅，
一个少年和凶恶海盗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

国际
大奖
作品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④·国际大奖绘本馆·④

黑色护卫舰

[美] 哈维斯◎著 杜瀚宇◎译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色护卫舰 / (美) 哈维斯著; 杜瀚宇译. -- 哈尔滨: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4
(国际大奖绘本馆)
ISBN 978-7-5388-8227-8

I. ①黑… II. ①哈… ②杜… III. ①儿童文学—图画故事—美国—现代 IV. ①I71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67363号

黑色护卫舰

HEISE HUWEI JIAN

作 者 [美] 哈维斯
译 者 杜瀚宇
责任编辑 王嘉英 王 研
封面设计 白立冰
出 版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建设街41号 邮编: 150001
电话: (0451) 53642106 传真: (0451) 53642143
网址: www.lkcbs.cn www.lkpub.cn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骏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10千字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88-8227-8/G · 961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目录

CONTENTS

- 第一章 逃 跑 / 001
- 第二章 一个慷慨的苏格兰人和一个傻子 / 011
- 第三章 两个流浪的水手 / 028
- 第四章 旅馆里的少女 / 038
- 第五章 约翰·布里斯托尔先生 / 050
- 第六章 德文郡玫瑰号 / 064
- 第七章 船上的骗子 / 086
- 第八章 风 暴 / 096
- 第九章 船长的客人 / 107
- 第十章 在午夜和早晨之间 / 115
- 第十一章 迎着风浪前进 / 122
- 第十二章 豪猪双桅船 / 134



目录



CONTENTS

- 第十三章 被捕的鸟 / 151
- 第十四章 一个无与伦比的厨子 / 158
- 第十五章 荒凉小镇 / 172
- 第十六章 避风港 / 188
- 第十七章 威尔·康特 / 200
- 第十八章 汤姆·乔丹的仁慈之心 / 212
- 第十九章 之前见过的那个人 / 220
- 第二十章 战利品 / 231
- 第二十一章 预言成真 / 240
- 第二十二章 重回小旅馆 / 259
- 第二十三章 老约翰爵士 / 267
- 第二十四章 再见德文郡玫瑰号 / 274

第一章

逃 跑

早在菲利普·玛莎姆长乳牙的时候，大海就哺育着他。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离开大海，但是下面我将为你讲述他是怎样一次又一次被迫离开他所深爱着的大海的。

他的父亲是一艘伦敦双桅船的船长。人们都说当这个男孩儿还很小的时候，就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大海上独立生存。有一次，那艘船的船首已经被海水淹没了，船身里灌入了大量的海水，他从头到脚浸泡在海水之中，但他的哨声里却没有丝毫的惧怕和悲伤。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他依靠着船腰（船前、后甲板之间的部分）继续航行。还穿着开裆裤的时候他就失去了母亲，还没学会走路他就经常在船的缆索上爬上爬下。他用两年的时间在罗汉普顿大学学习，师从著名的约西亚·阿伯尔博士。他的父亲——汤姆·玛莎姆是神职人员的孩子，因为年轻时任性，和父母关系不好，因此，在菲利普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希望菲利普能够做得比自己好，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从而与菲利普的祖父母

言归于好。汤姆·玛莎姆已经二十年没见过住在格里姆斯比教区牧师住宅里的父母了。但是菲利普俨然是他的翻版。菲利普不愿意读书，觉得读书枯燥无味，是一种不得不痛苦忍受的折磨，但他还是学会了读书识字，并打下了一定的数学基础。后来开始学习航海学时，他发现他曾讨厌的那些知识都派上了用场。

之后，他从船长那里逃了出来，加入了他父亲的双桅船——赛拉。汤姆·玛莎姆看到儿子与自己如此相像，做什么都能成为青年人中的佼佼者，非常高兴。但谁也想不到天降横祸，就在菲利普·玛莎姆十九岁的那个春天，赛拉号在北海岸沉没了，幸亏上帝怜悯，他因卧病在床，没能和他父亲一起出海而幸免于难。

莫尔·史蒂文斯在菲利普患病的时候收留了他，并让他住在绍斯沃克自治区的商业街的麦酒馆里，因为莫尔爱上了他的父亲汤姆·玛莎姆，她非常爱他，甚至已经和汤姆·玛莎姆确定了结婚的日子。但是任何事情在变成事实之前都是不确定的，谁也想不到赛拉号这次出海会一去不返。

所有人都觉得汤姆·玛莎姆毫无疑问已经葬身大海，莫尔心里也有了自己的主意——只要菲利普康复起来，能够走路了，就叫他离开这里。如果上帝眷顾可怜的菲利普，就不会在他还没有恢复健康、身体还很虚弱、莫尔还没有赶他走的时候，让这样一件事情发生，让莫尔和那些人拼命地追赶他，逼得他提前匆忙地逃离，对此，我们也只能说祸不单行。

那是他病倒的第三天，他刚从卧室出来，在火炉旁找了个好位置坐下，酒馆里就进来了一个大腹便便的乡下人，那个人手里拿着一把枪，枪的样式非常古怪，这间屋子里的人从来都没有见过。



因为坐在较好的位置上，所以菲利普可以听见一些人的窃窃私语。

“啊！杰米·巴威克又回来了。”还有一些人则大声招呼道：“杰米，欢迎你回来，早上好啊！”

菲利普·玛莎姆非常希望能亲自看看那把枪，因为他生来就对枪有一种特别的爱好。但是由于长时间卧病在床，身体虚弱，尽管他能够走过去看那把枪，他却不忍多此一举，就待在那儿没有动。

酒馆里的其他人争先恐后地传看着那把枪，一个个对枪的工艺惊叹不已。这时，一个人一不小心把枪掉在了地上，撞得地上的罐子、水壶叮当乱响。有人立刻高喊道：“小心，枪口指着你呢！”但是那个乡下人捡起枪，笑嘻嘻地说不用担心，没有危险，因为他已经用光了枪里所有的弹药，而且身上再也没有火药和子弹可装了。

最后，这个乡下人终于从那些人的手中拿回了枪，而莫尔·史蒂文斯也正好听到喧闹声赶了过来，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个乡下人点了一杯麦酒，但是这时他发现没有地方可以放置自己的枪，就朝坐在椅子上的那个年轻人喊道：“嗨！大眼睛的小白脸，拿着我的枪，替我好好保管着。我渴死了！哎呀，太渴了！我说，老板娘！莫尔！莫尔！你在哪儿啊？一杯麦酒！”

他倒在一把长椅上，用衣袖擦着自己的前额。这个乡下人身体健壮，声音低沉，脸庞红润，性情多变，前一秒还笑容可掬，下一秒就皱起了眉头。

“嗨！老板娘！”他又开始吼了，“麦酒，麦酒！一杯麦酒！我说，莫尔！一杯麦酒！”

他第一次召唤莫尔的时候，屋里骤然陷入一片寂静。他刚进来的时候

这里也很安静，但这时他的叫喊声使在场所有不认识他的人都感到震惊。他们偷偷地看着这个大喊大叫的莽汉，相互一瞥，又偷偷地看着忙忙碌碌的莫尔·史蒂文斯，她的脸羞得和他的一样红，他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啊！

“给你！”莫尔急匆匆地冲过来，将酒杯狠狠地摔在他面前那张巨大的橡木桌子上，摔得桌子啪啪作响。

他吹掉麦酒上面的泡沫，几乎将自己整张发烫的脸庞都埋进了麦酒杯里，还不忘给菲利普·玛莎姆使了个眼色。

莫尔对此似乎有所察觉，她愤怒地看了这个年轻人一眼，任何看到这一切的人都知道她一定很后悔在他病倒的时候收留了他。父亲失踪的消息传开之后，他就经常看到那样的目光，而比那些目光更严重的是，当莫尔知道自己从菲利普身上再也得不到任何好处之后，就像个泼妇一样指责菲利普，把他当作一个累赘——尽管那个时候菲利普已经病得连头都抬不起来了。

对这个年轻人来说，那是一段非常悲惨的境遇。他的祖父是一名绅士，他却不得不看着别人的眼色生活。尽管从来没有见过这位老人，他却深知这一点，曾经有一段时间，由于祖父的关系他不得不在学校里埋头苦读拉丁文和希腊文。但是现在他已经足够强壮而且能够照料自己了，他坐在椅子上，手中握着那把枪，心想过不了多久，就可以用自己小金库里的钱付清所欠的账目，永远离开莫尔·史蒂文斯和她的麦酒馆，去投奔自己的祖父了。想到这里，他就觉得根本不必在意她的目光。他轻轻地抚摸着手中的枪。

枪托由核桃木制成，打磨得非常光亮，甚至可以清楚地照出一个人的脸，枪管从头到尾都用精钢制成，上面还镶嵌着金银，非常精致。菲利普



心想，这样一把好枪，看过的人就想据为己有，这一点都不稀奇。他看到这个屋子里很多人在偷觑着这把枪，他也知道其中很多人甚至想杀了这个乡下人，成为这把枪的主人。他甚至想到了自己，自己也不是没有将这件稀罕物据为己有的想法。但是，这个乡下人做了个非常明智的决定，在喝酒的时候，他挑选了病恹恹的菲利普·玛莎姆为他保管这把枪。

菲利普跑到屋子的另一个角落，找了个远离中心的位子坐了下来，正好在三个长架子的下面，架子上放着三排精美的大浅盘，这些是莫尔·史蒂文斯最引以为傲的东西。

那些大浅盘引起了菲利普的注意，他举起枪，瞄准了最高处的那一排盘子。他想象着，假设这把枪装满了火药，那他这时扣动扳机将会引起多大的混乱啊！他微笑着将枪竖起来，把手指放在了扳机上。但是他如此虚弱，以至于连枪也拿不稳了。他的手突然一滑，不小心扣动了扳机。他紧张得快要窒息了，连头发都竖了起来，因为无论这把枪是否装了火药，他都已经扣动了扳机。

因为他在扣动扳机之前就放低了枪口，所以没有击中最高的那排浅盘，但第二排浅盘可就遭殃了，它们全摔得粉碎，碎片如雨点一般倾泻在整个房间中，还有一打子弹连续而密集地朝着那个胖墩墩的家伙射了过去，因为这支枪原本是装了霰弹打小鸟用的。一时间，屋子里面充斥着嘈杂的惊叫声和喧闹声，一片混乱。还好上帝保佑，子弹只是从杰米的头皮上擦过，没有打到他的脑袋，但这也把他吓得够呛。子弹虽然没有打中杰米，但却不偏不倚地打中了莫尔·史蒂文斯最值钱的萨克葡萄酒。店里的六个伙计为了倒酒方便，把它们放到了架子上，结果子弹把架子上的夹板打成了碎片，只见莫尔的好酒如泉水般倾泻下来，就像摩西挥动法杖冲它



施了法一样。

然而这间屋子里感到最震惊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菲利普·玛莎姆，这一刻他整个人都似乎僵住了，智慧失去了作用，脑袋完全不转了。菲利普坐在那儿，那把枪还在冒烟，似乎在向大家宣告是谁干了这件缺德的事。他凝视着那些摔成碎片的盘子和杰米狂怒的脸庞，鲜血从杰米的脸上缓慢地流了下来，而架子上的葡萄酒如泉水般喷了出来，在莫尔·史蒂文斯酒馆脏乱不堪的地板上流淌着。

混乱当中，莫尔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她甚至希望这辈子都不要再见到这样的自己。她环视自己的酒馆，目光所到之处，一片狼藉。盛怒中，她抓起一块大砖头就朝菲利普冲了过来，一边跑一边大声叫骂：“我还活着呢，菲利普·玛莎姆！你这个粗野村夫！卑鄙小人！你不知好歹！你这个该死的魔鬼！”

菲利普根本不想质疑莫尔到底有没有将屋子打扫干净，因为他知道她根本不懂什么样的房子才算是干净整洁的。她是一个强壮凶狠的女人，她手里的砖头和她的叫骂一样厉害。此外，他意识到还有其他人要跟他算账，那个乡下人杰米已经满脸杀气地站了起来，他身边的六个人也跟着站了起来。菲利普想从这些人的手中逃跑，但是虚弱的身体使他既无力逃跑，也无力反抗。因此在莫尔将砖头砸向他之前，他必须赶紧想出办法来应对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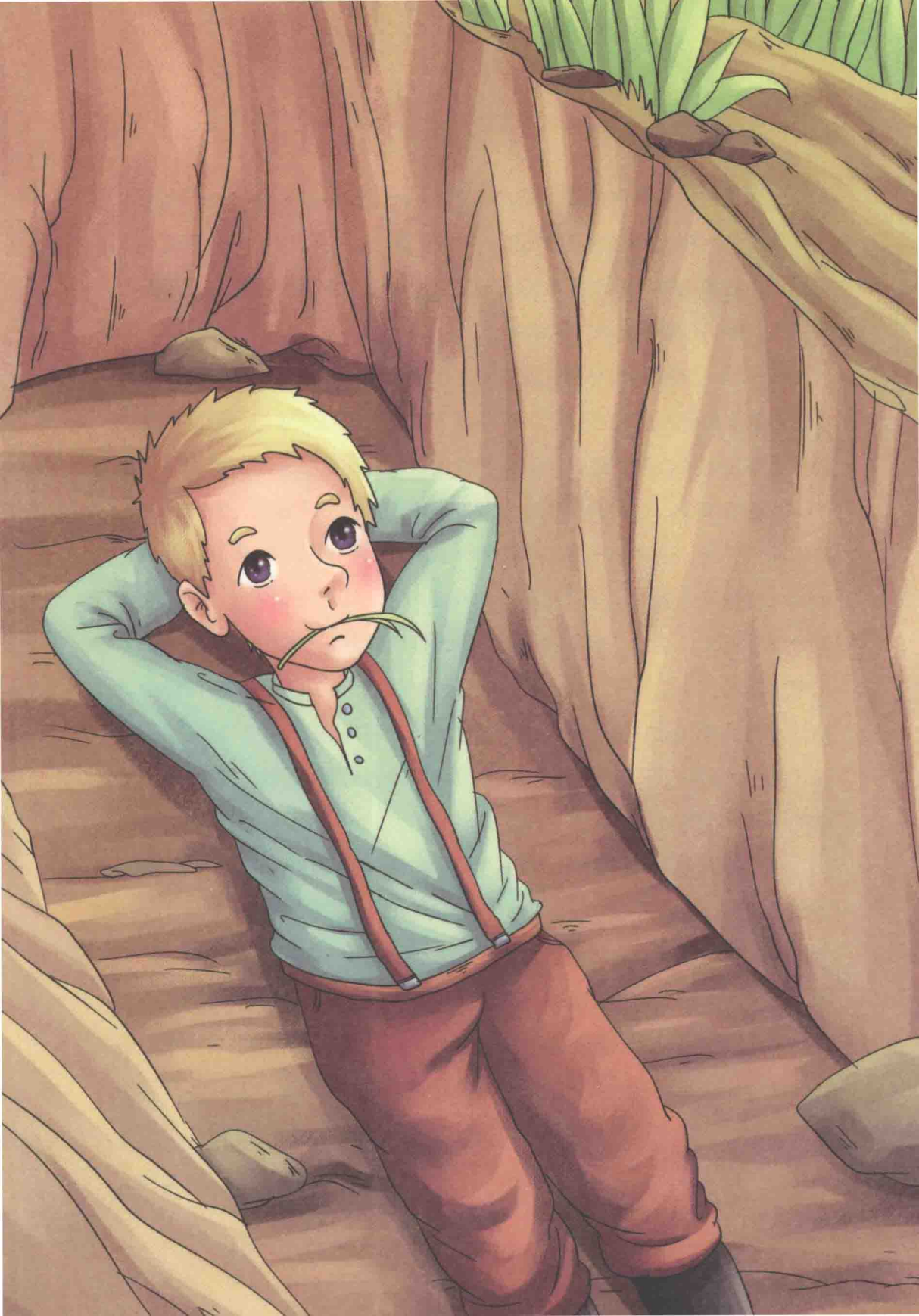
整间屋子里都弥漫着洒出来的美酒的清香，而菲利普的心里却充满了恐惧——一旦他们攻击他，他很快就会变得遍体鳞伤。在恐惧的刺激下，他飞快地、敏捷地从椅子上跳了下来，就像从未卧病在床一样，如狐狸一

般迅速地从门口溜了出去。

上帝对菲利普·玛莎姆还是不错的，他丢掉的枪正好绊倒了莫尔·史蒂文斯，她四脚朝天地挡在了门槛那里。而那个肥胖的乡下人一心想着他的枪，也不顾自己身上还有伤就冲到了门口，其余的六个人也跟着他冲了过去，大家在门口挤作一团，谁也动弹不得。等他们终于挤出来的时候，菲利普早就跑得没影了。菲利普不是傻瓜，虽然那帮凶神恶煞的家伙像撒开绳的猎犬一样在身后紧追不舍，但他没有跑远，而是钻进了离酒馆不到两百米的一条沟渠里躲了起来。菲利普不知道是谁挖了这条让他藏身的沟渠，但是他可真得向这个救他于水火之中的人献上最诚挚的祝福。

他听见外面乱糟糟的叫喊：“抓贼！”“有人杀人啦！”“快，抓住那个流氓！”“救命啊！救命啊！”那些人大声叫喊着从他的身边经过，朝着河边的方向追去了。

等到那些呼喊声越来越远，直到最后完全消失的时候，他才从沟渠里爬出来，以自己最快的速度朝相反的方向跑去，他气力不济，跑几步就要歇一下，心里一直绷着一根弦，直到离麦酒馆有一段距离的时候才稍微放松了一点。途中他遇到了一个教区的小吏，但是这个人连看都没看他一眼；他还遇到了一个小贩，在吆喝叫卖一户人家的日用品，说是主人想离开这里去新英格兰碰碰运气才忍痛割爱的，与这个小贩（我们都知道，小贩通常是消息最灵通的人）擦肩而过时，菲利普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但上帝保佑，小贩并没有阻拦他。在前方两百米的地方他又遇见两个短发、徒步前进的清教徒和两个鬈发齐肩、举止文雅的绅士，但他们都没有阻止菲利普。所以现在菲利普·玛莎姆是自由的了，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用再担心他们追来了。



熟悉他的人都觉得按菲利普的脾性，他一定会逃往码头——因为他生来就是一个水手，而且他只会搬运、收帆、掌舵。他知道他们一定会这么想，一定会追去码头，而再也没有比向这些人公然挑战更糟糕、更愚蠢的事情了，所以他毅然放弃了那条路。

现在他一无所有，尽管父亲曾留给他一包钱，但是他把它们全放在莫尔·史蒂文斯酒馆的柜子里了，莫尔是个报复心极强的泼妇，他的失误让她恨不得以他的血来偿还，所以那包钱他是别想再拿回来了。现在父亲走了，双桅船没了，仅剩的那包钱也拿不回来了，他一个孤儿，身无分文，又远离了大海，这样的一个人能做什么呢？要不当一个农民吧！菲利普拍着大腿静静地笑了。他思想单纯，涉世未深，从来没有想过从事农业也需要钱和技术，在他心里，农民都是些愚蠢的家伙，可以任由聪明的水手们嘲笑戏弄；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农民们的思想狭隘，知道的东西很少。那么，他为何不进入一个村庄把自己培养成农民的领袖呢？况且他还听说，那里的美酒浓烈香醇，面包、奶酪和肉堆积如山，到处都是好吃、好喝的东西，生活并不比在海上谋生差。

就这样，他离开了大海，离开了伦敦，离开了莫尔·史蒂文斯，从此之后他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人。他想，他和这个女人的关系就像他父亲和她的一样彻底结束了。对热爱自由、无拘无束的汤姆·玛莎姆来说，和这个脾气暴躁、尖酸刻薄的女人在一起，还不如被淹死来得痛快。菲利普不欠这女人任何东西，就算他在她那里吃住过，他留在柜子里的那包钱也足够补偿她了。尽管现在他身子虚弱，脚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软，走几步就要停下来休息，他却充满了勇气和对未来的憧憬，到黄昏的时候已经走了很远的路。

第二章

一个慷慨的苏格兰人和一个傻子

乌云满天，遮住了太阳。一阵一阵的大风吹得路边的小草不停地摆动着脑袋，吹得橡树的叶子沙沙作响。菲利普穿过一大片绿地，进入了一个整洁的村庄。那些忙着到处寻找他的人都认为他会跑到船上躲起来，他却来到了一个巨大的庄园，在庄园看门人的门房里坐下来休息。风吹得门房前面的两棵松树沙沙作响，这两棵树是由一位品位古怪的绅士栽种的，在这里还能听到从远方的贫民窟中传来的嘶哑的喧闹声。雨滴不停地拍打着地面，那棵巨大的橡树上的叶子被雨滴敲打得哗啦哗啦地响，这一切都让这个年轻人觉得更加的孤独寂寞。

他还没有想到今天要在哪里过夜，也没有想到去哪里才能吃到晚餐。雨一直下，他却没有停下来，而是冒雨一直向前走，直到来到了一个荒野边缘的小村子，看到村口那家铁匠铺和门口站着的那个沉默寡言的人。

就在路过铁匠铺的时候，他被一个人绊倒了。

门口那个人严厉地看着菲利普，好像怀疑菲利普摔倒是为了骗他。

但当菲利普默不作声挣扎着想要爬起来的时候，他压低声音问道：“你是谁？你要去哪儿？”

菲利普太虚弱了，而且身体上的疼痛正逐渐加剧，他挣扎着坐到一块石头上回答，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无论去哪里对他来说都无所谓。这时那个陌生人——从口音里菲利普听出他是一个苏格兰人——大声叫了起来：“嘿！你这个家伙，你要摔下来了！”他叫嚷着冲过来抓住菲利普的手臂，把这个年轻人从大石头上扶了起来，扶进了自己的铁匠铺。

菲利普慢慢恢复了知觉，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坐在一把椅子上，这把椅子有笔直的支撑腿和靠背，底座上有用松散的天鹅羽毛编织而成的宽幅背衬。“我没事了，”他说，“刚才突然很虚弱，就晕倒了，现在我好多了，得走了，我必须找到一家旅馆，我现在就得走了。”

“待在这儿别动，你等好一点再走吧。”

这个人将一块木头插进火炉里，然后用它点燃了灯笼里的蜡烛，接着在锻铁炉后面的食橱里翻箱倒柜地寻找，他找出了几片面包，一碟奶酪，一个水罐子，还有半张用深盘子装着的肉饼。他将这些东西连同一把大勺子和一个酒壶放在客人面前一张被烟熏黑的木质桌子上，然后从罐子里倒出满满一壶用上好的香料和酵母粉发酵而成的苹果酒。

“感觉好点了吗？”他问，“先吃点东西吧，吃点东西可能会好一点。”

当酒壶被递到菲利普的嘴边，他大大地喝了一口，这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渴望食物，在这之前他都没有想到过饥饿。他狼吞虎咽地把那几片面包、一碟奶酪、半张肉饼一扫而光，这位好客的主人还不停地给他加苹果